

題目	劇評：身聲劇場 2009 小劇場藝術節作品：《吞噬》+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	
作者	蔣家驊	
評論對象 資料	活動/節目/作品名稱	身聲劇場 2009 小劇場藝術節作品： 《吞噬》+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
	作者/編導/導演/策展人	
	主辦/發行/演出/出版單位	身聲劇場
	發表時間	2009-06-07
	活動地點	竹圍工作室 12 柱空間
得獎感言	<p>用一種純粹觀眾角度和淺顯易懂的文字來書寫劇評，一直是自己長久以來的堅持。很高興獲得這個獎，能夠和其他優秀文章並列絕對是我的榮幸，也謝謝評審們的勇氣（笑）。哦，對了，附帶一提，得獎感言比劇評難寫多了。</p>	
文章內容	<p>以「延續身聲、打破身聲」作為創作的主軸，身聲劇場的《身·聲 2009 小劇場藝術節》，在炎熱的夏季中，一口氣推出三部作品：《在大水之中》、《吞噬》（一個洞第 2 號作品），以及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。三齣戲分成兩個周末演出，此次前去欣賞的，便是第二週的《吞噬》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。</p> <p>兩部戲就本質上來說，幾乎都可以算是獨角戲（雖然《吞噬》有張偉來客串，但比重並不大）。《吞噬》由劉婉君自編自導自演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中自編自導自演的創作者，則是劇名中的「巴奈」（潘靜亞）。兩齣作品在創作風格上相當不同，卻都是從自身出發，而完成的作品。</p> <p>先從《吞噬》開始說起。整齣戲的完成度相當高，看得出來劉婉君在統整各種表演元素上的功力。最讓人驚艷的，要算是《吞噬》在多媒體動畫上的使用。相較於許多打著「多媒體互動劇場」旗號，表演本身卻與多媒體沒有什麼連結的作品來說，《吞噬》在動畫的運用上，充分思考了在表演上的「互動」這件事，使得動畫成為這齣戲裡的「表演者」，和台上的「演員」產生了互動，而不只是「佈景」而已。</p> <p>《吞噬》的創作者劉婉君，在進入劇場創作之前，從事的是動畫方面的工作，這樣的背景讓《吞噬》中的動畫，在技術層面上有</p>	

著相當的水準。舞台上流暢好看的表演，看得出來經過大量的排練以及許多的巧思安排。不管是表演者與動畫之間的配合，還是創作意念的傳達，都很清楚的呈現在舞台上。

我很喜歡《吞噬》當中所呈現的某種「純粹」，創作者很清楚自己想透過作品所傳達的意念，包括醜人魚一角的內在心裡狀態，以及關於「寂寞」的主題。創作者以天馬行空的幻想方式，來呈現一個可能會掉入自溺境界的寂寞主題，多媒體動畫的運用，讓創作者並沒有被「寂寞」主題所擁有的某種原罪限制住而落入窠臼，反而呈現出另一種有趣的可能性。在愛情裡被「吞噬」的感覺，經過創作者的處理，變得奇幻而動人，也讓原本從劇名看來有些沉重的作品，在舞台上呈現出有趣且巧妙的狀態。宛如魔幻童話故事一般，既有魔幻的迷人，又有童話的甜美。

相較於《吞噬》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就顯得比較沉重了。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從自身的經驗及原住民血統／姓名出發，去探討所謂的身份認同及自我存在的議題。作品的出發點，讓我聯想到許多次到戲劇學校觀賞一年級新生成果呈現的經驗。面對這些剛接觸表演的學生，許多老師常讓他們從自身的經驗出發，去挖掘自己內在的經驗以及可能性。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也是如此，從自己的原住民姓名「巴奈」出發，去探討屬於自己的過去、現在、以及未來。

可惜的是，在呈現手法上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較偏重於角色／演員情感的寫實表演風格，反而曝露了演員在這方面的不足。身聲的訓練著重於聲音及肢體，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所呈現的寫實表演風格，就表演上來說，幾乎可以說是相當不同的一條路。雖然就內在來說，對於動機以及表演能量來源的探討與追尋，可以沒有什麼不同，但是就外在來說，透過身體與聲音來傳遞，與透過寫實表演方式來傳達想法和情感，卻是相當不同的兩種方式。就像一片 CD，在不同的媒介及空間來播放，聽起來也會有不同的感受一般。

於是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在演員的寫實表演基礎不足的情況下，讓原本有些沉重而深層的主題，看起來反而顯得有些輕輕帶過了。我可以感受到演員在舞台上想要說些什麼的濃厚動機，只是台上的表演似乎無法駕馭如此「重」的主題。身聲劇場藝術總監吳忠良，在節目單中提及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的作品時說：「而巴

奈，在作品裡有比較深、比較悲的情感想要表達，所以我投入較多的心力去協助她『把重轉為輕』、幫助她如何運用劇場語彙表達內在。」但是就台上的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而言，創作者似乎還是被創作主題的重量壓得有些喘不過氣，加上表演風格與方式的不熟悉，讓整齣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，無法呈現出該有的份量。

在阿美族的習俗裡，孫子孫女會承襲著外公外婆的名字，創作者的姓名「巴奈」，是源自於外婆給的名字。在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劇中，也一再提及與外婆之間的情感，以及關於姓名與族群意識的連結。但如果跳脫這一切，單純就劇場創作的角度來看，這些與原住民文化有關的議題，不過就是創作者可能選擇的眾多議題其中之一罷了。重點並不在於妳選擇了什麼樣的議題，而是妳用了什麼樣的方式，來呈現觀眾可能不熟悉的題材，讓觀眾理解產生共鳴，甚至於感動。

對非原住民的觀眾而言，可能聽不出來創作者口中的歌謠是阿美族的古調，可能不知道創作者在往來部落與現代化都市之間的百感交集，可能無法理解在母系社會的阿美族下，創作者與外婆的濃厚情感。這些東西都需要透過創作者的轉化，並藉由表演來讓觀眾理解及體會。創作者在愛樂電台的採訪中，被問到如何讓觀眾理解自己的想法時，曾經提及如果自己是真誠的，表現是真實的，或許觀眾就能夠有所感受。但我必須說，「真誠」與「真實」只是表演這件事最「基礎」的要求，當你希望傳遞你的想法給觀眾時，你當然必須使用觀眾聽得懂的方式，讓觀眾看懂你想藉由作品說的話。

這並不是要創作者一昧的迎合觀眾，而是去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，去找到自己擅長的方法，來說出屬於自己的故事。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比較可惜的，就是創作者選擇了一個自己並不擅長的方式，來述說屬於自己的故事。當然就「打破身聲」這件事來說，寫實風格的表演方式對創作者來說，的確是一個嶄新的嚐試，可是就「延續身聲」來說，在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裡看到的，反而是身體和聲音與新的表演方式之間的「分裂」，相當的可惜。

這樣的情形，讓很多值得被經營且玩味的東西，宛如被輕輕帶過一般。穿著傳統服飾在捷運站當中感覺格格不入，Then？用部落的語言吟唱著阿美族古調，Then？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所面臨的課題，除了身聲劇場藝術總監吳忠良所提到的「把重轉為輕」外，更包括了「探索及駕馭內在」的功課。缺少了這一部份，便會讓原

	<p>住民在傳統舞蹈中之所以用力踏地，是為了與土地及神靈親近的深層意涵，看起來宛如劇末那個模仿信用卡廣告在「環遊世界」的戲謔橋段一般，缺少了某種足以打動觀眾的力量。</p> <p>整體來說，對於「身·聲 2009 小劇場藝術節」的這兩齣作品而言，我還是抱持肯定的態度。《吞噬》中的動畫元素對我來說是種驚喜，《第一百零八個巴奈》的新表演方式雖未到位，但我相信對表演者來說一定會有一些新的體認。和身邊的朋友談論關於身聲的作品時，有朋友覺得身聲的作品雖然好看，但呈現方式似乎都差不多。希望這次的演出可以產生某種奇妙的化學作用，讓身聲劇場能夠以聲音和身體為半徑無限延伸，畫出更大的圓。</p>
<p>注釋</p>	
<p>參考書目</p>	

決審評語：

論述條理清晰，行文流暢，對於演出的評述具體而細膩，且能有清楚的評論觀點，從單一演出，到演出劇團的創作風格，都能提出非常具有啟發性的意見，確屬評論的佳作。